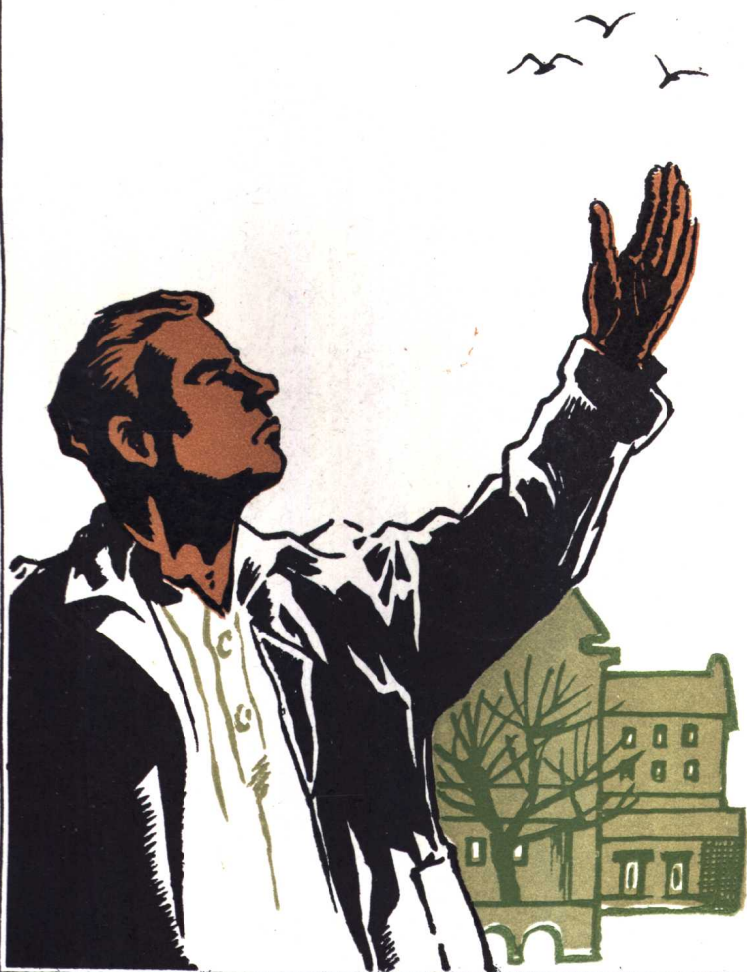


# 幸运儿彼尔

上册

彭托皮丹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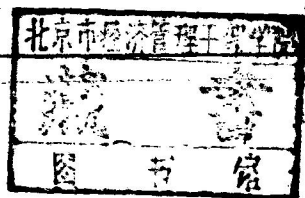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外

丛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32187

1534.4  
1  
:1



[丹麦] 彭托皮丹著

# 幸运儿彼尔

史慎微 余生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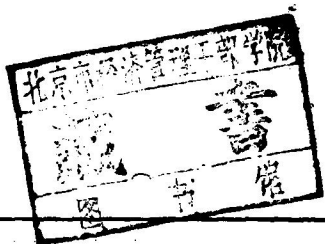
上册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U34.4 32191

1  
:2



[丹麦] 彭托皮丹著

# 幸运儿彼尔

史慎微 余生 译

下 册

上海译文出版社

ГЕНРИК ПОНТОППИДАН  
СЧАСТЛИВЧИК ПЕР

本书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61 版转译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幸运儿彼尔

〔丹麦〕彭托皮丹 著  
史慎微 余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5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5.5 插页 10 字数 570 000

1991 年 5 月第 1 版 199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7-5327-0759-8/I·389

上下册定价：13.45 元

# 第一部



## 第 一 章

在日德兰半岛东部树木茂盛的海湾口，在郁郁苍苍的山谷中间，有一个外省小城，还在战前，这儿就住着一个牧师，名叫约翰·锡杰尼乌斯。他是个笃信上帝的严肃的人。不论是他的外表，还是生活方式，他和当地的其他居民都迥然不同。因此，多年来他始终与他们格格不入。他的古怪行为有时使人们耸肩瞪目，有时则使他们真的生起气来。当身材高大、举止古板的锡杰尼乌斯穿着家制的灰色麻布长襟常礼服，戴着一副深蓝色的大眼镜，手中紧握着阳伞柄，合着自己步子的节拍，把伞重重地往鹅卵石上敲击着，走在小城弯弯曲曲的小街上时，迎面走来的人们见了都不由得要回转头去，望着他的背影；那些坐在屋子里的人从玻璃窗里看到他走过，都嘿嘿地窃笑，或者挤眉弄眼扮鬼脸。城里的神父、旧式商人、牲口贩子即使看到他穿着全套法衣，也不跟他打招呼。他们自己登着木屐，穿着油腻的粗麻布上衣，嘴里还叼着烟管在大街上走，他们不认为罪过，却认为有这么个不修边幅的牧师，是整个小城的耻辱：因为他的穿着象一个乡村教堂中卑微的下级职员。从各方面看来，他为了养活一大群孩子，已弄得精疲力竭了。

他们这里的人看得入眼的是另外一种神职人员：穿着华美的黑色常礼服，系着上等细亚麻布的白领巾，并以自己的所作所为给这个城市和教会带来荣誉。这些人以后有的会成为大司祭，

有的会成为主教,但他们从不夸耀自己笃信宗教,从不把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也不装模作样,仿佛他们不适宜从事尘世间的各种事务,不适宜参加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

过去,红砖砌的牧师的家是典型的热情好客之家。常有这样的事,你来到牧师家,还没有和牧师谈完正事,就已经有人把你请到客厅里去了。牧师太太和小姐们会请你喝杯咖啡,对那些较有地位的人则会端上一杯葡萄酒和各种自制的点心。一面喝咖啡,一面闲聊着最近的新闻。而现在,除了非去不可的要事,谁也不踏进这个牧师家的门了。即使跨进门槛,也只让你走到那间类似修道室的工作室为止,那里平常拉着窗帘,因为牧师的眼睛忍受不了从石砌的墙上折射到小街另一边的太阳光。

锡杰尼乌斯总是站着接待来访的人,冷漠地听完来访者诉说,却不请他们坐下,总是三言两语尽快把他们打发走。对于那些自以为会受到热情接待的人,他更给予冷遇。这样,连城里的官员也逐渐不来造访他了;因为锡杰尼乌斯牧师几次三番不是以酒食款待他们,而是提出有关信仰的种种问题,一本正经地考他们,仿佛站在他面前的是接受坚信礼的年轻的基督教徒。

然而最使他感到烦恼的是隆重的出殡仪式。出殡时,灵柩后面跟着一长队豪华的行列,乐队高奏哀乐,空中飘浮着缠有黑纱的各行会的旗帜。官员们穿着镶金线的制服,戴着有羽饰的帽子鱼贯而行。在死者家中吃过有波尔图葡萄酒的简单的早餐以后,大家对笃信宗教的想法产生了无比的好感。锡杰尼乌斯牧师没有按惯例对死者的品德给予应有的赞扬,却只念念简短的祈祷文,好象是在埋葬一个穷人或者没有受过洗礼的婴儿。他也只字不提死者纯洁无瑕的真诚,爱好劳动的美德;绝口不提死者对故



乡城市的无法估量的功绩；不谈死者始终不渝地推广用鹅卵石铺路和敷设下水道的想法。即使锡杰尼乌斯提到死者的名字，那也不外乎加上“微不足道的一撮尘土”或“蛆虫的猎物”之类的字眼。葬仪越隆重，参加的人越众多，墓地上飘着的旗帜越稠密，他的祈祷文就念得越短，对遗体的安葬也越不庄重，而人们却是为了参加这个仪式才来的啊！因此有时不满情绪就会在墓地上油然而生。

经常来找锡杰尼乌斯的只有女修道院的两个驼背的女见习修道士，以及一个脸色苍白、蓄着一把象耶稣基督那样的胡子的裁缝帮工，还有几个灵魂得救的穷人，他们终于摆脱了城里的世俗事务，在牧师这里找到了盼望已久的精神寄托。其实，这些人也不是牧师家的所谓亲朋好友。这也许是由于锡杰尼乌斯太太总是病恹恹的，很多年没有起床来接待客人的缘故吧。但主要的还是由于锡杰尼乌斯牧师太不爱交际，因此连他的拥护者也只在有事时才来找他。但每逢星期天，这些拥护者都准时去教堂做礼拜，总是站在同一个地方——讲坛的面前。他们神态庄重地唱着一首首赞美诗，连最冗长的几首也能背得出，这使其余的祈祷者都自叹不如。

锡杰尼乌斯牧师出身于古老的牧师世家，这个家族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运动之前。接连三百年，教职总是象神圣的遗产那样由父亲传给儿子。当女儿嫁给父亲的助理教务主教或兄弟的同学时，甚至也把教职传给了女儿。锡杰尼乌斯家的人就因此产生了自豪感，这种自豪感很早以前就成了锡杰尼乌斯家布道的特点。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不论在国内任何一个角落，这光荣家族的任何一个后裔都曾为迫使不驯服的思想家屈服于教会的权力而出过力。

当然，所有这么多神职人员中笃信宗教的程度并不完全相等的。其中有些人具有更多一些世俗的素质，在他们身上，世世代代被压抑的追求世俗生活的欲望突然迸发。例如大约一百年前，在文秀谢列那个地方有一个叫“鬼附体的锡杰尼乌斯”的牧师就是这样的人。这个牧师过着猎人的流浪生活，在日德兰半岛的森林里闲荡，还常常闯进小酒店，跟农民们一起喝酒。有一次，在复活节，他喝得酩酊大醉，竟在教堂里把自己的一个下级神职人员打得皮开肉绽，使祭坛上的整块盖布全溅上了鲜血。

但是大多数神职人员是虔诚的。有些受过良好的教育，甚至是学者，或者是真正的研究宗教的神学家。他们孤独地待在乡村，日子过得单调而忧郁，为了在某种程度上用崇高的思想来补偿一下单调的生活，他们专心致力于研究美好的精神世界、内心世界，最后终于从中获得生活的真谛，生活的最大幸福，生活的最终目的。

约翰·锡杰尼乌斯继承了这种蔑视世俗幸福的观点。这种观点成了他人人生搏斗中的支柱，帮助他昂然挺立在生活面前，穷困和接连不断的挫折没有使他垂头丧气。他的妻子和他是天生的一对，他们心心相印地度过了漫长的共同生活的历程，虽然从表面看来，他俩是迥然不同的人。她也笃信宗教，但是跟丈夫不同的是，她的个性不开朗，情绪容易波动，一种莫名的恐怖和不安充斥在她的生活中。她没有从娘家带来坚定的信仰，只是后来在丈夫的影响下才产生了宗教热忱。每天为起码的生活资料而搏斗，以及无休止的生育使她对于世俗生活的煎熬和基督教徒的职责产生了极为偏颇的想法。长期患病（最后几次生育以后，她一直没有复元，很多年来一直被困在阴暗、潮湿的寝室里，卧床不起），罪恶的战争，敌人的士兵闯入每户人家，流血，蒙受耻

辱，凌辱——所有这一切都使她的心灵无法欢畅。

虽然丈夫不止一次严肃地责备过她的阴郁的想法，她还是无法驱散这些念头。她深知自己的想法证明了她对仁慈的上帝缺乏信念，但她还是一有机会就教育孩子们要在各方面极其节制，作为自己对上帝和人类应尽的神圣天职。她把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当作一种罪孽深重的行为来加以谴责。当地人举行的宴会，不止吃一道菜，也不止喝几种酒，太太们穿着绸缎绫罗的衣服，少女们更是戴着金银饰物以及那些洋里洋气的东西。如果丈夫散步回来带给她一件小礼物，温存地默默把它放在她的枕边——有时是二三朵玫瑰花，装在小纸袋里，有时则是一些价格略贵的水果或是止咳的姜汁蜜饯——她也会数落他。当然，丈夫的关心使她高兴，也使她感动。但当她温情脉脉地吻着丈夫的手时，她没有放过机会，说：

“亲爱的，你干吗白白去浪费钱呢？”

就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整整一大窝伢儿——十一个漂亮的、虽然有些贫血的孩子成长起来了。五个灰眼睛的男娃和六个灰眼睛的闺女。在城里长大的孩子们中间，一下子就能认出他们来，因为他们全都穿着式样奇特的大领子衣服。这样的装束使男孩子有点象女孩子，女孩子有点象男孩子。不仅如此，男孩子蓄着一头棕黄色的鬈发，几乎直披到肩上，女孩子则把头发梳得溜光，只在两边鬓角处各编个结实的辮子，然后盘在两耳旁边。

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是严格地宗法式的，这就是家庭中的基调。每天在进餐时（伙食是非薄的，可以说贫乏的）一成不变地开始做祷告。父亲坐在狭长的桌子的一头，桌子的一边接长幼次序坐着五个男娃，另一边也按同样的次序，坐着五个

闺女。善于持家的长女锡格涅，自从母亲病倒以后，代替了母亲的位置，坐在桌子的另一端，正对着父亲。孩子们谁也不会想到要在饭桌上说话，除非是大人先开口向他们问话。不过父亲倒是常常在席间和孩子们谈谈学校的作业，聊聊朋友们以及功课等情况，一句接一句就这样渐渐扯开了话题。父亲带着教育子女的口气谈到他的年轻时代，谈到当时的学校，谈到任牧师的他的父亲和他的祖父住在土房中的生活，如此等等。有时，当他心情好的时候，他甚至会告诉孩子们他自己在大学生时代的奇遇，他在哥本哈根大学生宿舍中的生活，以及跟警察和巡夜警卫发生冲突的事。但在逗孩子们发笑时，他也从不放过机会教育孩子们，在结束故事时，提醒孩子们记住生活中严肃的方面以及人类的天职等。

一大群孩子，孩子们的成就——起先在学校里，以后在生活中——成了锡杰尼乌斯牧师骄傲的资本。他怀着心悦诚服的感激心情把这些成就看作是上帝赐福给他家的证明。孩子们的确个个都很机灵，勤奋好学，主要的是都有高度的责任感，总之，是地地道道的锡杰尼乌斯家的人。他们一个个都按照父亲的模式成长。他们的外表也酷似父亲，甚至那自信的气质也象他，连平稳的士兵式的步伐也象他。只有其中一个使双亲担忧和操心，那就是叫做彼得·安德烈阿斯的第三个儿子。彼得在学校里表现不好，因此经常有人上门来告状。但更可怕的是另外一件事：小小的年纪，彼得就开始公然反对家规、家风了。和其余十个孩子不一样，他不再听从父母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做违反大人意志的事，不论是规劝、处罚，还是援引上帝的话，都治不了他。

锡杰尼乌斯牧师常常绝望地坐在妻子的床榻边，没完没了

地和她谈论这个儿子。他们两人惊恐万状地发现儿子身上的特征跟文秀谢列那个地方“鬼附体的”牧师十分相似，那个牧师的姓名象血迹一样玷污了伟大宗族的家谱。兄弟姐妹看父亲的样，也开始避开彼得，不愿跟他一起玩了。没什么可说的，孩子生不逢辰。当他生下来时，他的父亲从一个荒凉、贫穷、人烟稀少的教区被调到这个大一点的商业城市，埋头于繁忙的神职事务。彼得·安德烈阿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他的生活的。父亲本该一开始就让母亲来教育孩子，但是当彼得还小时，照顾比他更小的弟妹，已使母亲忙得透不过气来，后来，母亲卧床不起，想让几个幼小的孩子围在自己床榻边接受教育时，彼得·安德烈阿斯已经长大，她已经无法在病榻上管教他了。

这时又有另一种说法，说彼得·安德烈阿斯从孩提时代起就和家庭格格不入了。在他刚懂事时，他就整天坐在女仆们的房中，或者待在年轻樵夫的草屋里。樵夫对于人世间所发生的一切往往提出正确的论断，这些论断很早就影响彼得·安德烈阿斯以实用的观点看待各种事物了。稍后，他找到了另外一个栖身之所——待在隔壁商人的大木柴场上，在同工人和伙计们的接触中巩固他对待生活和世间幸福的清醒的看法。户外生活锻炼了彼得的体质，他那圆滚滚的脸颊晒成了红褐色。

街上的小孩子们不久就开始有点畏惧他的一双拳头了，最后，他成了这一群在城里尽干坏事的小强盗的小头目。家里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已变成一个真正的野蛮人了。这以后，当他长大了些，确切些说，当他已九岁，升入当地的中学，干坏事成了他公开的行径时，家长和老师们再不能袖手旁观，必须消除他那邪恶的苗子了。

但是，他们显然抓得太晚了。

\* \* \*

深秋的一天，一个本城居民站在锡杰尼乌斯牧师的书房里。他来请牧师礼拜天去给他的新生儿施洗礼。来客简单地述说了他的请求后，已握住门把手准备离去，但稍稍想了想，他突然向牧师回过身来，用相当粗鲁的口气说：

“牧师先生，我想顺便请求一下，请您再做一件好事，不要再让你的儿子到我的花园里来。他和另外几个淘气鬼一起糟蹋我的苹果树，说真话，这使我很生气。”

来客说这些话时，锡杰尼乌斯牧师正把深蓝色的大眼镜推到额头上，埋头在写字桌上，把新生儿父亲的名字记到笔记本里。听到最后一句话，他慢慢抬起头，把眼镜从前额架到鼻梁上，怒不可遏地问道：

“你在胡扯些什么？……你敢断定是我的儿子……”

“是的，我敢断定，”来客早有准备地接口说，甚至挑衅性地双手叉腰挺直身子，为使这个过于自信的牧师脸上不光彩而洋洋自得。“牧师先生的那个名叫彼得·安德烈阿斯的儿子，是一群小坏蛋的头领，他常常爬进别人家的花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他是牧师的儿子，还是别的什么人。我要是告到警察局去，那么市政厅就会当众处分这个孩子。根据牧师先生在我市所处的地位，大家未必愿意这样做。”

锡杰尼乌斯牧师无可奈何地放下笔，挺直身子站了起来。

“我的儿子……”他气得浑身发抖。

这一幕在牧师的书房里进行时，年幼的闯祸者正惶惶不安地坐在教室里。一大叠书挡住了老师和同学的视线，使他们看不

到他那不洁的灵魂。今天在上学的路上，彼得遇见那个怒气冲冲的公民。后者隔了一条街，对他大声喊道：

“喂，今儿你可得小心！我此刻就到你父亲处去告状，把你的所作所为都告诉他！”

在此以前，彼得·安德烈阿斯并不十分害怕父亲发火，但今天他自己也觉得做了错事，因此离开放学的时间越近，他就越感到不安。

他耳朵发热，一溜烟进了篱笆门，经过穿堂间，平时他如果闯了什么祸，父亲总是坐在穿堂间的窗口边等他的，但今天窗子关得严严实实。在院子里，在通往厨房的小道上他也没有碰见父亲，于是他轻松地吁了口气。“这位大叔不过是想吓唬吓唬我罢了。”他一边想，一边朝厨房膘上一眼，看看午饭准备好了没有。他突然鼓起勇气，甚至打定主意到卧室里去向母亲请安了。但是一跑进门，看到母亲这么阴沉的目光，使他顿时站住了。母亲用一种严厉的、仿佛十分陌生的声音命令他说：

“到你自己屋里去，我不愿意看到你。”

小家伙迟疑了一下，他从母亲的眼睛看出，他知道她哭过了。

“你听见没有？叫你到你自己屋里去，等到叫你时再来。”

儿子默默地服从了。

过了一会儿，独眼的老保姆向他的房间里张望了一下，叫他去吃饭。所有的人已经坐在那张长桌边自己的位子上，大家交谈着，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事。他在门口一出现，谈话一下子刹住了。突然间的鸦雀无声，以及从各人脸上捉摸不透的表情看来，他猜到这里大家都知道他的事了。他故作镇静，扑的一声笨重地坐落到自己的座位上，把两手插到口袋里，但谁也没有朝他那一

边瞧上一眼。只有在桌子的另一端，在连结起来的浓眉底下，一双明亮、沉思的大眼睛在盯着他看，那是大姐锡格涅。

这时从隔壁房间里传来了脚步声。当父亲出现在门口时，彼得不禁浑身战抖了一下。父亲没有象往常那样跟孩子们打招呼，只默默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低着头，双手合十，好象准备做祷告了。

但是他没有做祷告，只向孩子们说了短短几句话。他心里怀着一桩十分沉重、十分沉重的心事（他这样开始说，在深色的镜片后面紧闭着双眼）。在进餐前，他想和亲爱的孩子们谈谈自己的心事。于是父亲把他们兄弟的不正当行为告诉了孩子们。大多数孩子已经从他们母亲口中知道了这件事。

“对于发生的事既不能沉默不语，也不能替他辩解开脱，”父亲继续往下说。“上帝的旨意是，在黑暗中干下的一切事，迟早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现在这件秘密的事也已经暴露，你得受到惩罚。彼得·安德烈阿斯无视上帝的教规，他的心不但远离父母的教导，而且违背上帝‘不可偷盗’<sup>①</sup>的教规。我的儿，我不能宽恕你，你必须坦白地说出自己的罪过。你要知道，只是出于对你的爱，你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们，不论年长的还是年幼的，都试图大声向你的良心呼吁。我们呼吁，是因为我们没有放弃希望，总有一天会找到一条通向你心灵的道路；是因为我们不希望你象那个坏兄弟那样毁掉自己的一生，连上帝也给那人下了可怕的咒语：‘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sup>②</sup>”

---

① 见《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五节。

② 见《旧约·创世记》，第四章，第十二节。该隐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華对该隐说：“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红蓝方格的手帕在桌子周围闪现。姐妹们都在哭泣。兄长们也深受感动，竭力不让眼泪流出来，特别是当父亲最后这样说的时候：

“我的话到此为止。彼得·安德烈阿斯，假使你能把这些话记在心里，真心诚意地请求上帝和人们的宽恕，我们永远不会再来责怪你的过错，它将永远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亲爱的孩子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请求我们在天上的父降福于我们在迷途中的兄弟……毁灭他那不驯服的灵魂，把他从罪孽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从犯罪的道路上拉回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仁慈的上帝，请俯听我们的祈祷，当最后审判之日来临时，我们将站在你的面前，在你的宝座边跪下，赞美你更大的光荣，但愿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离开这个人群。阿门！”

这一席话在所有的人中只对一个人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或者说得确切些，产生了截然相反的作用。这就是彼得·安德烈阿斯。他本来就不很重视父亲的说教，因为他早就是那些大朋友——工人和伙计的忠实信徒，而那些大朋友对于牧师先生这样的人物并不尊敬。直到现在，彼得·安德烈阿斯对于上帝的话，以及《圣经》中严肃的格言，都是无动于衷，不闻不问的，而父母亲却想借助于这些格言来唤醒他的良知。每逢礼拜天，当父亲穿着白色的法衣跪在祭坛前面，或者站在雕花的廊檐下的讲坛上时，这种肃穆虔诚的气氛有时也能攫住彼得的心，即使只是刹那间的。

不过这一次《圣经》里的话，却没有打动他的心。虽然这不寻常的训诫方式最初确也使他吃惊，但是这只持续了几秒钟。依照他那小孩子的头脑清醒的理解，庄严地向上帝呼吁和他从别人院子里拿走两个未成熟的苹果之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因此，